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九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十二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

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按吳謙曰傷寒之下當有若汗二字蓋汗較吐下傷津液為多也時時惡風當是時汗惡風若非汗字時時惡風是表不解白虎湯在所

禁也下節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細玩經文自知當補之改之為是

成無己曰若吐若下後七八日則當解復不解而熱結在裏表熱者身熱也裡熱者內熱也

本因吐下後邪氣乘虛內陷為結熱若無表熱而純為裏熱則邪熱結而為實此以表熱未

罷時時惡風若邪氣純在表則惡風無時若邪氣純在裏則更不惡風以時時惡風知表裏

俱有熱也邪熱結而為實者則無大渴邪熱散漫則渴今雖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未為結實

邪氣散漫薰蒸焦膈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與白虎加人參湯散熱生津

喻嘉言曰玩此條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况加大

渴飲水安得不以清熱為急耶

張隱菴曰自此以下凡十一節言風寒濕熱燥火六氣而歸於經脈之義前六節言病三陽

而為熱燥火之陽證七八節言風寒濕三氣為病而內干三陰之陰證末三節言浮滑結代

之脈為表裏虛實六氣歸於經脈尤本先天水火本於陰陽合下三節言病太陽陽明之氣

百大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九

後學吳若槃編次

一公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一公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一公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之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一四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鞭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一五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之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之主之

一六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之主之

一七傷寒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濡者桂枝附子湯之主之若其人大便鞭小便自利者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朮湯之主之

一八風溼相搏骨節煩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之主之

一九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

二〇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之主之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九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陽病脈證併治法十二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

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按吳謙曰傷寒之下當有若汗二字。蓋汗較吐下揚津液為多也。時時惡風。當是時汗惡風。若非汗字。時時惡風是表不解。白虎湯在所

禁也。下節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細玩經文。自知當補之。改之為是。

成無己曰。若吐若下後七八日則當解。復不解而熱結在裏。表熱者身熱也。裡熱者內熱也。

本因吐下後邪氣乘虛內陷為結熱。若無表熱而純為裏熱。則邪熱結而為實。此以表熱未

罷時時惡風。若邪氣純在表。則惡風無時。若邪氣純在裏。則更不惡風。以時時惡風知表裏

俱有熱也。邪熱結而為實者。則無大渴。邪熱散漫則渴。今雖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未為結實。

邪氣散漫。薰蒸焦膈。故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與白虎加人參湯散熱生津。

喻嘉言曰。玩此條本文。熱結在裏。表裏俱熱。已自酌量。惟熱結在裏。所以表熱不除。况加大

渴飲水。安得不以清熱為急耶。

張隱菴曰。自此以下凡十一節。言風寒濕熱燥火六氣而歸於經脈之義。前六節言病三陽

而為熱燥火之陽證。七八節言風寒濕三氣為病。而內干三陰之陰證。末三節言浮滑結代

之脈為表裏虛實。六氣歸於經脈。尤本先天水火本於陰陽。合下三節言病太陽陽明之氣。



北京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而為白虎湯之熱證也。傷寒若吐若下後則虛其中焦之津液矣。七八日乃太陽陽明主氣之期。至此不解。則熱結在裏。結交結也。太陽標陽。陽明火熱。交結在裏。故表裏俱熱。太陽主表。陽明主裏。時時惡風者。陽氣內結。表氣虛微也。大渴舌上乾燥而內煩。欲飲水數升者。病陽明火燥熱之氣也。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知母性寒涼而味甘辛。色黃白而外皮毛秋。金之涼品也。石膏質重以入裏。紋理疎而似肌。味辛甘而發散。主清陽明之熱。直從裏而達肌。粳米土穀。秋成佐人參甘草。資生津液。以解陽明之火燥。白虎者。西方白虎七宿能化炎熱。而為清肅。故以名之。

程郊倩曰。傷寒吐下後七八日不解。津液之明消而暗耗者。不知凡幾。消耗極而熱乃結。熱結在表。則身發熱而時時惡風。熱結在裏。則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此則燥熱極。而津液之明消耗者。涓滴無存矣。雖時時惡風尚帶表證。而急以涼肅中宮為主。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滌熱除煩。生津止渴。解去鬱結。而中外清涼。微風隨結熱而散。自可無煩另掃矣。柯韻伯曰。傷寒七八日尚不解者。當汗不汗。反行吐下。是治之逆也。吐則津液亡於上。下則津液亡於下。表雖不解。熱已結於裏矣。太陽主表。陽明主裏。表裏俱熱。是兩陽併病也。惡風為太陽表證未罷。然時時惡風。則有時不惡。表將解矣。煩燥舌乾大渴。為陽明證。欲飲水數升。為裏熱結而不散。故當救裏以滋津液。裏和表亦解。而不須兩解之法。周禹載曰。吐下後至七八日不解。知誤治而熱邪不為吐下少衰。反因吐下轉甚。時惡風者。

陽外虛也。舌燥而煩，渴飲水至數升者，陰內亡也。舍白虎加參，將何以解其表裏，補其津液耶。

尤在涇曰：傷寒若吐若下後，至七八日不解，而燥渴轉增者，邪氣去太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也。陽明經為表而府為裏，故曰熱結在裏，府中之熱自內際外，為表裏俱熱，熱盛於內，陰反外居，為時時惡風而胃者津液之原也。熱盛而涇則舌上乾燥，故既以白虎除熱，必加人參以生津。

白虎加人參湯方前見

喻嘉言曰：寒與風俱傷，宜從辛甘發散矣。而表與裏又俱熱，則溫熱為不可用，欲並風寒表裏之熱而俱解之，不其難乎。故立白虎湯一法，以補青龍之不逮，其約乃石膏知母辛涼之物也。辛者西方金也，涼者秋令也。酷熱之時，欲求金風為爽，萬不可得，計惟虎嘯。虎一嘯則風生，風生則熱解耳。所以取辛涼一物偶而成方，以象白虎之陰也。夫青龍變化莫測，方無定體，故各用制伏之法。若白虎則地獸之靈，得風從而其威愈振，亦不易制伏之物。況裏熱已極，津液垂亡，元氣所成無幾，而領西方之肅殺以入胃中，能無慮乎。於是以甘草之甘緩和其猛性，而入米同煎，以助胃中水穀之氣。虛者更加人參，以助胃中天真之氣，乃可用之。而無患制法早具於一方之內矣。世傳孫思邈有降龍伏虎之能，豈非以仲景之心法為道法耶。



王晉三曰：陽明熱病化燥，用白虎加人參湯者何也？石膏辛寒，僅能散表熱，知母甘苦，僅能降裏熱。甘草粳米，僅能載藥留中。若胃經熱久，傷氣氣虛，不能生津者，必須人參養正回津，而後白虎湯乃能清化除燥。

汪琥曰：與白虎湯加人參，扶正氣以分解內外之邪熱。要之此湯惟正氣虛而邪氣微者宜之。若邪氣甚者，不輕加人參也。

柯韻伯曰：外邪初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脈洪大，汗大出，大煩大渴，欲飲水數升者，是陽明無形之熱。此方乃清肅氣分之劑也。蓋胃中糟粕燥結，宜苦寒壯水以奪土，若胃口清氣未傷，宜甘寒瀉火而護金。要知承氣之品，直行而下泄；如胃家未實而下之，津液先亡，反從熱化。故妄下之後，往往反致胃實之責。內經所謂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者，是已法當助脾家之濕土，以制胃家燥火之上矣。經曰：甘先入脾。又曰：以甘瀉脾。又曰：脾氣散津，上歸於肺。是甘寒之品，乃土中瀉火而生津液之上劑也。石膏大寒，寒能勝熱，味甘歸脾，性沉而主降，已備秋金之體色。白通肺質重而含津，已具生水之用。知母氣寒主降，味辛能潤泄肺火而潤腎燥，滋肺金生水之源。甘草土中瀉火，緩寒藥之寒，用為舟楫，沉降之性始得留連於胃。粳米稼穡作甘，培形氣而生津血，用以奠安中宮陰寒之品，無傷脾損胃之慮矣。飲入於胃，輸脾歸肺，水精四布，煩渴可除也。更加人參者，以氣為水母，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則無氣，此大寒劑中，必得人參之力，以大補真陰，陰氣復而津液自生也。若壯盛之人，元氣

未傷津液未竭不大渴者只須滋陰以抑陽不必加參而益氣若元氣已虧者但用純陰之劑火去而氣無由生惟加人參則火瀉而土不傷又使金能得氣斯立法之盡善歟

周禹載曰口至渴舌至燥無津液極矣能生津液而神速者莫若人參故加之

章虛谷曰傷寒之邪傳入陽明即化為熱但必不惡寒而反惡熱者方可用涼瀉之法要必

分辨經府而治若腹滿實痛為府病當用承氣為主如無府證而但口渴自汗為經病則用

白虎為主汗多則傷津凡津傷而渴者仲景每加白木助脾蓋以脾主為胃行津液故也此

因石膏質重猶恐甘草粳米不足以承載故加參以升脾氣實與用木之義相同更可見神

景因宜變制之妙由是類推以治雜證皆然非獨傷寒而已

傷寒無大熱口渴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成無己曰無大熱者身無大熱也口渴渴心煩者當作陽明病然以背微惡寒為表未全罷

所以屬太陽也背為陽背惡寒口中和者少陰病也當與附子湯今口渴而渴背雖惡寒此

裏熱也則惡寒亦不至甚故云微惡寒與白虎湯和表散熱加人參止渴生津

喻嘉言曰此條辨證最細脈必滑而帶浮渾身無大熱又不惡寒但背間微覺惡寒此表和

已將罷其人口燥渴心煩是裏熱已大熾更不可姑待而當急為清解恐遲則熱深津竭無

濟於事矣

張隱菴曰此病太陽分部而內合陽明之火燥也傷寒無大熱者太陽表陽內入也口渴渴

百大

合生易寒論

卷之七

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藏

者陽明火熱上承也。心煩者熱邪上逆也。背微惡寒者太陽之氣循背脊而內合陽明也。陽明火熱而燥，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愚按太陽分部之表陽止，循經上下，在頭則頭痛，而必衄，行於背則為項背強，凡循背脊內入，則合陽明而為白虎加人參湯證。循背之度，部而下，則為合病下利，循經俞而下入膀胱之血室，則為抵當湯證。太陽分部之循經如此，至分部病而合於通體，則從胸出入，又不可以一二端擬之也。

程郊倩曰：傷寒無大熱而口燥渴，心煩則熱歸於裏，鬱蒸不解，可知雖背微惡寒，似于大青龍之證，未全罷，不須牽顧白虎湯主之，但使津生熱化，雖有微寒，自有入參托住，陽長陰消，可無慮也。

金鑑曰：傷寒身無大熱，知熱漸去，表入裏也。口燥渴，心煩，知熱已入陽明也。雖有微惡寒，一證似乎少陰，但少陰證口中和，今口燥渴，是口中不和也。背惡寒，非陽虛惡寒，乃陽明內熱薰蒸於背，汗出肌疎，故微惡之也。主白虎湯以直走陽明，大清其熱，加人參者，蓋有意以顧肌疎也。

舒馳遠曰：背微惡寒者，裏陽盛極格陰於外，故見微惡寒也。白虎湯中或加人參，乃當視其元氣何如耳。

陳脩園曰：傷寒病太陽之標熱，合陽明之燥氣，熱盛於內而外反無大熱，陽明絡於口，屬於心，故口渴而心煩。太陽循身之背，陽明循身之面，熱俱并於陽明，則陽明實而太陽虛矣，可



即於其背之微惡寒者以知為陽明之燥熱益盛焉白虎加人參湯所以主之

章虛谷曰邪入於裏則表無大熱也口燥渴而心煩內熱已甚矣熱鬱肺胃陽不能舒故心煩而背微惡寒以白虎清熱加參助氣氣旺則陽舒矣此恐人疑背微惡寒為大陽不能發特申之其餘陽明證具已在言外矣

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成無己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不渴者宜麻黃湯渴者宜五苓散非白虎所宜大渴飲水無表證者乃可與白虎加人參湯以散裏熱臨病之工大宜精別

喻嘉言曰白虎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惡寒頭痛身疼之表證皆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

程郊倩曰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是大青龍之外證全具也加以白虎中之燥渴是大青龍之裏證全具也此證而主白虎所謂以呂易劉豈唯白虎無成而糜菰箕服蔡龍之禍鍾於此婢矣必須渴欲飲水徒有大青龍之裏證其表已解無復大青龍之外證然後可翻開局面而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學者欲得白虎之所宜須明白虎之所禁然後石膏一物可以卑而卑之令其助雨而為龍可以尊而尊之令其呼風而為虎不至誤也

柯韻伯曰白虎湯治熱結在裏之劑先示所禁後明所用見白虎為重劑不可輕用也脈浮發熱無汗麻黃證尚在即是表不解更兼渴欲飲水又是熱入裏此謂有表裏證當用五苓

多服暖水發汗矣。若外熱已解，是無表證，但渴欲飲水，是邪熱內攻，熱邪與元氣不兩立，急當救裏。故用白虎加人參以主之。若表不解而妄用之，熱武寒起，亡可立待矣。

周禹載曰：發熱汗出，熱本病也。令脈浮無汗，必因邪風襲表矣。豈可竟與白虎湯乎？故必以辛涼先撤其邪，然後治熱，始為無碍。假使表邪解而煩渴轉甚者，明係因邪以更耗津液，白

虎湯固非解表之劑，又豈有助正之功。加人參者，益其元氣，元稍益而熱易清矣。按：因邪耗津液，再無汗為

邪風襲表與原文傷寒二字不屬

黃坤載曰：脈浮發熱無汗，是表未解也。此合用大青龍雙解表裏，不可與白虎湯。但清其裏

若渴欲飲水而無表證者，是汗出而熱退也。汗後陽虛，宜防知膏伐陽。白虎而加人參，清金

益氣生津化水，汗後解渴之神方也。

陳道著曰：白虎證其脈必洪大。若浮而不大，或浮而兼數，是脾氣不濡，水津不布，則為五苓

散證。

李繼文曰：由之曰無表證者，不可與白虎湯。聖人於表證用辛涼如此慎重，而醫動職辛涼

何哉。按：近時吾蘇醫士多蹈此轍。

白虎湯方後見

太陽少陽併病，心下鞅，頸項強而眩者，當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成無己曰：心下痞鞅而眩者，少陽也。頸項強者，太陽也。刺大椎、肺俞以瀉太陽之邪，以太陽

脈下項俠脊故爾肝俞以瀉少陽之邪以膽為肝府故爾太陽為在表少陽為在裏即是半表半裏證前言不可發汗發汗則譫語是發汗攻太陽之邪少陽之邪益甚干胃必發譫語此云慎勿下之攻少陽之邪太陽之邪乘虛入裏必作結胸經曰太陽少陽併病而下之成結胸

程郊倩曰此併病心下鞭居首頸項強而眩次之似尚可下不知少陽三法俱禁祇可刺而慎勿下也

汪琥曰大椎一穴實合太少而齊瀉諸家註皆不明用鍼之理竟置大椎而不論大誤之極陳脩園曰此節言太陽少陽併病涉於經脈宜刺以瀉其氣也併者猶秦并六國其勢大也按圖經云大椎一穴在第一椎上陷中手足三陽督脈之會可刺入五分留三呼瀉五吸肺俞二穴在第三椎下兩旁相去一寸五分足太陽脈氣所發可刺入三分留七呼得氣即瀉肥人可刺入五分肝俞二穴在第九椎下兩旁相去各一寸五分可刺入三分留六呼周鏡園曰此言太少併病證在經脈不在氣化病經脈者當刺少陽經脈下頸合缺盆太陽經脈還出別下項故頸項強太陽起於目內眥少陽起於目銳眥故目眩太陽經隧在膀胱其都會在胸肺肺脈還循胃上口上通心膈之間膽脈由胸貫於膈脈絡不和則心下鞭故刺大椎以通經隧之太陽刺肺俞以通都會之太陽又刺肝俞以通少陽之脈絡諄諄戒以勿下者以病在經脈宜刺不宜下也

章虛谷曰：邪由太陽延及少陽者，柴胡桂枝等法可用。此邪由兩經各中，其心下鞕而目眩，在少陽之裏，已近於肝，頸項強又在太陽之表，故難用法，而以利法為善也。

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張蓋山曰：太陽之病，法當合用桂枝。

柴胡，兼下利與嘔，再合理中，此至當不易之法也。黃芩湯，澀不用，涉兵斷不可用。

成無己曰：太陽陽明合病，自下利為在表，當與葛根湯發汗。陽明少陽合病，自下利為在裏，可與承氣湯下之。此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為在半表半裏，非汗下所宜，故與黃芩湯以和。

解半表半裏之邪，嘔者，胃氣逆也，故加半夏生薑以散逆氣。程知曰：言太陽少陽合病下利，宜用和法也。曰太陽，則尚有表證也。然已見下利，則入裏也。

熱已明，故不解外而清內。張隱菴曰：此太陽合少陽於氣分而為病也。太少合病，自下利者，少陽樞轉不能從開，而氣機內陷也。故與黃芩湯。黃芩一名腐腸，能清腸胃之邪熱，而外達於太陽。芍藥亦能清腸熱。

之下利，甘草大棗助中土而達太陽之氣於外。若嘔者，少陽樞轉欲從太陽之開而上達，故加生薑半夏以助其開，而使之上達焉。

柯韻伯曰：兩陽合病，陽盛陰虛，陽氣下陷陰中，故自下利。太陽與陽明合病，是邪初入陽明。

之裏，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從陽也。又下者舉之之法。太陽與少陽合病，是邪已入少陽之裏，與黃芩湯酸苦湧泄以為陰也。又通因通用之法。



汪琥曰：太少合病而至下利，則在表之寒邪悉入而為裏熱矣。裏熱不實，故與黃芩湯以清裏熱，使裏熱清而在表之邪自和矣。所以此條病，不但太陽桂枝在所當禁，并少陽柴胡亦不須用也。

周禹載曰：黃芩湯治濕本藥也。明言太少二陽，何不用二經藥？非傷寒也。傷寒由表入裏，此則自內發外，無表何以知太少二陽？或脇滿或頭痛或口苦引飲，因不惡寒而即熱，故不得謂之表也。如傷寒合病，皆表病也。今不但無表，且有利裏證，傷寒協熱利，必傳經而入。不若此病之即利也。溫何以即利？外發未久，內鬱已深，其中氣本虛，豈能一時盡泄於外？勢必下走作利矣。

張令韶曰：此治太陽與少陽合病而下利與嘔也。合者，彼此合同，非如併者之歸併於此也。太陽主開，少陽主樞。太陽不能從樞以外出，而反從樞以內陷，故下利與黃芩湯清陷裏之熱，而達太陽之氣於外。若嘔者，少陽之樞欲從太陽之開以上達也，故加生薑半夏宣達其逆氣，以助太陽之開。

尤在涇曰：少陽居表裏之間，視陽明為較深，其熱氣尤易內侵。是以太陽與少陽合病，亦自下利。而治法則不同矣。太陽陽明合病者，其邪近外，驅之使從外出為易。太陽少陽合病者，其邪近裏，治之使從裏和為易。故彼用葛根，而此與黃芩也。

金鑑曰：太陽與少陽合病，謂太陽發熱惡寒，與少陽寒熱往來等證並見也。若表邪感肢節



煩疼則宜與柴胡桂枝湯兩解其表矣。今裏熱甚而自下利，則當與黃芩湯清之，以和其裏也。若嘔者，更加薑夏，是清和之中兼降法也。

黃坤載曰：太陽與少陽合病，少陽經氣鬱而剋土，土病而下脫，不容自下利者，與黃芩湯。甘棗補其脾精，芍苓泄其相火，恐利亡脾陰，以致土燥而入陽明也。若嘔者，黃芩加半夏也。薑湯降胃逆而止嘔吐也。

章虛谷曰：此條既有陽明下利，乃不言三陽合病，而曰太少合病者，因少陰伏熱從兩路而出，太少二陽即會合於陽明之府，熱迫水穀而下利。初有太少之證，而名太少合病，既歸於胃而自下利者，則不必治太少，而以黃芩湯專清胃熱，以調肝脾，肝脾調而胃熱去，其利自止矣。若兼嘔者，少陽餘熱挾陽明濁氣上逆，但加薑夏降濁散逆而已。

黃芩湯方

黃芩 三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成無己曰：虛而不實者，苦以堅之，酸以收之。黃芩芍藥之苦酸，以堅斂腸胃之氣，弱而不足者，甘以補之。甘草大棗之甘，以補固腸胃之弱。

柯韻伯曰：太陽陽明合病，是寒邪初入陽明之經，胃家未實，移寒於脾，故自下利。此陰盛陽虛，與葛根湯辛甘發散以維陽也。太陽少陽合病，是熱邪陷入少陽之裏，胆火肆逆，移熱於

脾故自下利。此陽盛陰虛，與黃芩湯苦甘相濟以存陰也。凡太少合病，邪在半表者，法當從柴胡桂枝加減。此則熱淫於內，不須更顧表邪，故用黃芩以泄大腸之熱，配芍藥以補太陽之虛，用甘棗以調中州之氣。雖非胃實，亦非胃虛，故不必人參以補中也。

陳蔚曰：仲景凡下利證，俱不用芍藥，惟此方權用之，以泄陷裏之熱，非定法也。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方

黃芩 三兩

芍藥 二兩

甘草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半夏 半升

生薑 一兩半 一本作三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方中行曰：陽明間太少而中居太少病，陽明獨能逃其中乎？是故芍藥利太陽膀胱而去水，緩中，黃芩除少陽寒熱而主腸胃下利，大棗益胃，甘草和中，是則四物之為湯，非合三家而和調一氣乎？然氣一也，下奪則利，上逆則嘔，半夏逐水散逆，生薑嘔家聖藥，加所當加，無如二物。

周禹載曰：黃芩滌熱，且厚腸胃，故為溫利主藥，以黃芩能泄熱也。然用芍藥者，為其性酸寒，深入陰分，一泄一收，熱去而利止耳。取甘棗者，以和中也。膀胱與膽二府俱病，胃無獨安之理，至有嘔者，非薑半之辛不能除也。

尤在涇曰：熱氣內淫，黃芩之苦可以清之，腸胃得熱而不固，芍藥之酸甘草之甘可以固之。



若嘔者熱上逆也故加薑夏以散逆氣為法所不易矣。按本經芍藥氣味苦平若以堅之故輔黃芩以治下利尤註未確

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者黃連湯主之

成無己曰濕家下後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是邪氣入裏而為下熱上寒也此

傷寒邪氣傳裏而為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氣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治於下為下寒

腹中痛陽不得降而獨治於上為胸中熱欲嘔吐與黃連湯升降陰陽之氣

方中行曰胸上焦也熱以風言陽也言陽熱搏於上焦也胃中焦也邪氣以寒言陰也言陰

寒鬱於中焦也腹中痛陰凝而窒滯也欲嘔吐熱壅而上逆也夫熱搏上焦黃連清之非桂

枝不解也寒鬱中焦人參理之非乾薑不散也甘草大棗益胃而和中半夏辛溫寬胸而止

嘔吐也。按汪琥曰方氏以風寒二邪分陰陽寒熱殊不知風之初來未必非寒寒之既入亦化熱不可拘也

程知曰陰邪在腹則陽不得入而和陰為腹痛陽邪在上則陰不得入而和陽為嘔吐

柯韻伯曰此熱不發於表而在胸中是未傷寒前所蓄之熱也邪氣者即寒氣也夫陽受氣

於胸中胸中有熱上形頭面故寒邪從腸入胃內經所謂中於脇則下少陽者是也今胃中

寒邪阻隔胸中之熱不得降故上炎作嘔胃脘之陽不外散故腹中痛也熱不在表故不發

熱寒不在表故不惡寒胸中為裏之表腹中為裏之裏此病在焦府之半表裏非形軀之半

表裏故君以黃連亦以佐柴胡之不及也 欲嘔而不得嘔腹痛而不利似乎今人所謂

乾霍亂絞腸痧等證

